



呂氏春秋六

服部文庫  
117  
K52  
6



117  
354  
6



呂氏春秋第十九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校



離俗覽第七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

人能蹈之者所有餘者少故曰不足

妄苟也

妄作苟為不尊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有餘也

民之情貴所不足賤

所有餘

所有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故布衣人臣之

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

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

高貴也伯夷衛之弘演身雖死

下聞之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

而益貴

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

舜湯

微亦非也舜有甲父之謗湯有放弑之事然以通義斷削神農黃帝之行猶有可苛者非獨舜

與湯也言雖聖不能無闕况賢者乎飛兔要裏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

飛兔要裏皆馬名也日行萬里馳若兔之飛因以為名也材猶有短力有所不足裏字讀如曲撓之捷也

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正材難得故舜讓其

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椽椽乎后之為人也葆力

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妻攜子

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

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剛畝之中而游入

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也已止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

羞之也漫行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投猶沈也蒼領或作青令湯將伐

桀因卜隨而謀卜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卜隨

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

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疆

力忍詢詢辱也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

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

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

水而死以湯伐桀故謂之無道之人也以受湯之讓為貪辱也不忍聞之故投水而死潁出於潁

川陽城西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也圖之武賢一作

者遂之也遂成也仁者居之也居處也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

之請相吾子

胡何何不位天下之位也言已請為吾子為相務光辭曰廢上

非義也

上天子謂樂廢之非禮義也

殺民非仁也

戰伐殺民人犯非仁心

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

道之世不踐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

石而沈於募水

募水名也音千伯之伯

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

擇下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

察

察見也

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

不之賴不賴之

也賴利也一日善也

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

不欲於物故物

無能言

不浸於利不宰於執

漫汗宰拘也

而羞居濁世惟此

四士者之節

四士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下隨務光羞居亂世皆逐引而去或自投而死此

四人介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綉不得已而動因時

而為以愛利為本以萬民為義誓之若釣者魚有小

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

羽釣浮也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

子亡戟得矛

失戟得矛心不平平阿齊邑也餘子官氏也與晉人戰亡其所執戟而得晉人

也矛却退

一作

而去不自快

失戟得矛不自安

謂路之人曰亡

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

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

狐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

高唐齊邑也

孤狐特位尊叔姓無孫名守

叔無孫曰

矛非戟也戟非矛也

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

亢當平也

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  
 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濟入疾驅而從也  
 之亦死而不反反還也今此將衆亦必不比矣北走令  
 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  
 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  
 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  
 齊莊公之時莊公名光頃公之孫靈公之子景公之兄有士曰賓卑聚夢  
 有莊子曰縞之冠丹績之袍袍纓也東布之衣新素履  
 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寤覺也徒但終  
 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

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  
 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一作退  
 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  
 以加乎加上也

高義

二曰君子之自一作為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誠義所行  
 也俗雖謂之窮通也通達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  
 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  
 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辭不敢受也  
 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敢遠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

之於主必宜內及於心不慙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

景公名杵臼莊公光之弟靈公環之子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

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

駕辭而行也行去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為魯定公

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不

苟且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子墨子也公上過語

墨子之義道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

越苟誠也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

子社二十五家也三百社七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復白子也

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

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程之意雖

子亦不知程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程度身而

衣量一作裹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賓客也越王

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無

越為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一作愛其國是一作

退以義程也義程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

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怨

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

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荆人與吳人將戰荆師寡吳

師衆荆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  
 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復白也至遁走也  
 於郊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  
 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  
 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荆國  
 終爲天下撓撓猶也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乃  
 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  
 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數至也鄣岐  
 之廣也鄣湯所居也岐武王所居也萬國之順也從此生一作至矣  
 順荆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曰公之亂矣靈王作乾

谿之臺百姓愁怨公子棄疾弑之而立是爲平王白  
 公勝平王大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人殺報令尹子  
 西司馬子旗伐鄭復讐許而未行晉人伐鄭子西子  
 旗率師救鄭勝怒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旗故曰乾谿  
 白公之嘗有鄭襄州侯之避矣鄭襄州侯事晉而亂也而  
 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  
 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言子囊之忠雖百世猶不可忘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  
 荆昭王之時有士焉曰石渚其爲人也公直無私王  
 使爲政昭王楚平王棄疾之子熊軫廷有殺人者石渚追之則其  
 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  
 法不忍不忍行刑於父孝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也阿私失法伏  
 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免父殺身忠孝之義

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  
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  
令一作吏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  
鑕歿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  
而不肯石渚之為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 上德

三曰為天下及國為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  
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  
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  
之高西岳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闔廬之

教孫吳之兵不能當矣

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

故古之王者德迴乎天地迴澹乎四海澹之東西南

北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惡一作不減虛

素以公素質也惡其實以奉公王之實也小民皆之皆公也其之敵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

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

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說通而化奮利行

乎天下利民之化行滿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堯時民不知堯

豈必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

不服禹請攻之三苗遠國在豫章之彭蠡也舜曰以德可也行德



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

行不為險矣孟門太行之險也太行塞在河內野王之北上黨關也故曰德之

速疾乎以郵傳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見先德後

武也作樂金罇在後舜其猶此一作乎其滅武通於

周矣晉獻公為麗姬遠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

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昔君夢

見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姜氏申生母也膳昨之也麗姬易之餽

也歸膳故曰所公將嘗膳姬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

由遠姬施醢于酒寘毒于肉故先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誅太

子太子不肯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

遂以劍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

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姜而生之無禮不禮重

耳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

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

焉襄公名茲文桓公御說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鄭厲公之子被

瞻諫曰一作曰臣聞賢主不窮窮今晉公子之從者皆

賢者也君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荆荆

成王慢焉慢易不敬也傳曰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

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

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則何以報我對曰若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

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還于玉

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廉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重耳乎天將與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推此言之不得為慢也去荆之秦秦繆公入之入晉納也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鏃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

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

博大也

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

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為陽城君所

善陽城君今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續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我謂孟勝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

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

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

子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傳送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

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及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

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及死之及死孟勝於荆墨者

以為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一作當不足以致此今

世之言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一作若客也

### 用民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

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

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闔廬之

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

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

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

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

雖衆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

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用民

之論不可不熟劔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

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

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當禹之時天下萬國

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  
 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不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湯  
 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  
 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得  
 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  
 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  
 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  
 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劔皆加於肩流血幾不可  
 止試用習勾踐試其民於複官民爭入水火死者千

餘矣遠擊金而却之却一作退賞罰有充也莫邪不  
 為勇者與一作與懼者變莫邪良劍也不為勇者以工  
 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  
 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密須之民自縛其主  
 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  
 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  
 年雖功名猶可立立成古昔多由帝衣定一世者矣  
 終一人之皆能用非其有也身為世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  
 之本本始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宋人有取  
 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倒殺投又復取道其

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鷄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  
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  
御無益於不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  
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亡國之主多以  
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  
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  
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惡乎託託於愛  
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大甚則愛利之心息愛  
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見此殷夏之所  
以絕也若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

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 適威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節節也欲走

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

可得祈求也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

仞之谿七仞曰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

善則讐也周書周公有讐而衆不若無有厲王天子

也厲王名胡謚法殺戮不辜曰厲周夷王之子宣王之父有讐而衆故流于彘

禍及子孫流放也彘地名今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

微無也虎臣宣王詩云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此之謂也今世之人主多欲

衆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讐也不善則不有不得有有其位

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其仁心故曰有其形不可謂

有之形體也不可謂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

不得息由此生矣息安也有無之論不

可不熟熟猶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立猶古之君

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導猶務

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

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

其類而蕃息於百陪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敵之也

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從其化有其人

事審也其所施行皆可為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

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武侯之子也樂羊

君之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武侯曰驟戰而驟

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

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

驕則恣恣則極物極盡可罷則怨怨則極慮極其巧

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猶尚此夫差之所以自殺於

干隧也為越所破自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一作

中繩左右旋中規東野姓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

也過猶使之鈎百而少及焉不達顏闔入見見謂莊

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

按魯世家莊公桓公之子同也

顏闔在春秋後蓋魯穆公時人也在莊公後十二世矣若實莊公顏闔為妄矣若實顏闔莊公為妄矣由此觀之咸陽市門之

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

其敗也一作中繩左右旋中規造

父之御無以過馬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

敗也善當自求於心而反求於御馬速疾故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

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過責數為

令而非不從今不可從而非巨為危而罪不敢不敢

危者而重為任而罰不勝不能勝其所任民進則欲

其賞退一作知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

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罪之罪其為也是以罪召

罪召致也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

煩則無功一作准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設禁而不

也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用一作而身為戮極也

不能用威適適宜也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

必死遂應獬狗而弑子陽極也子陽鄭君也一日鄭

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恐誅因國人有逐狹狗之擾而殺子陽極於刑之故也周鼎有竊一作

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歟也未

為欲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民無欲不為物動雖有賢君不能得

也用之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輿眾其

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同等也其視為彭祖也

與為殤子同彭祖殷賢大夫也蓋壽七百餘歲九歲以下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殤天

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

者不足以勸勸樂也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

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

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

矣亂猶難也犯白刃流矢趣一作赴水火不敢却也却猶止也

農寤與務耕疾庸櫜櫜古櫜字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

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

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

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

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

也蠻夷及舌殊俗異習之國及舌夷語與中國相反故曰反舌也其衣

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

使一也一同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

也天身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

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

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



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天以治國則亡  
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  
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  
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  
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  
狗所  
欲之故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  
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  
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  
疆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  
爭行義樂用與爭為不義競不用此其為禍福也天

不能覆地不能載

言其大也

晉文公伐原

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

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也

與士期七日而原不下

下命去

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得原失寶吾不為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士期  
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  
信為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次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  
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  
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貴信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

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故也滿猶成

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

則六合之內皆為已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

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制之而用之已之有也

已有之則天地之物畢為用矣畢盡也人主有見此論

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

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安一作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

陰陽皆不交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

果實不登在木曰果在地曰稊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

不肥則長遂不精遂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

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

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

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

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

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

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親比也百工不信則器械

苦偽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

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

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

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

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  
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  
謂也曹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  
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  
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  
劍至於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曰  
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  
也戮於君前鈞等也戮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  
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  
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

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  
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  
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  
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  
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  
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  
升壇曹子手劍  
而從之請復汶陽之田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  
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  
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  
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  
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  
以窮為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舉難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事難全也人傷堯以不

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

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傷毀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

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讀

曰勅勅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德饒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

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

難瞻則恐恐則離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苟

不從禮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

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

璣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一

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諭一作論術則見外季孫氏武

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自專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

之也孔子欲以道而見遠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

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螭龍

也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

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也魏文侯弟曰

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季

充對曰君欲置相置立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孰

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  
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  
成第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  
苟端哉疏賤者知  
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

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  
文侯也亦過  
過長也論語曰過猶不及

言俱不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  
得其適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

伯何也  
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對

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

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

也  
卜擇也成季也成璜翟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

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

可也戚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

名號顯榮者三士羽之也  
翼羽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  
任亦 暮宿

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

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

歌  
歌頌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所頌鼠頌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得逝將去

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

彼樂亦樂於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桓公聞之撫其

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  
反至從者以請請所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  
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為桓  
公大說將任之任用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  
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  
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  
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  
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呂氏春秋第十九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又

張邦瑩

徐益孫

何三畏

恃君覽第八

恃君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衛扞肌膚不足  
以扞寒暑扞禦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從隨勇敢不  
足以却猛禁悍禁止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  
狡蟲蟲之寒暑燥濕弗能害古人知不唯先有其備  
狡害者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  
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衆

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

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

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

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

君之患上苟所無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為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

也明知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

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

其行君道者行奉也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為旗章明識也

非濱之東朝鮮樂浪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夷穢之鄉東方曰夷穢夷國名

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夷

無名揚漢之南水南百越之際越有百種敵凱諸夫風

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堯之國多無君皆南越之夷無君者氏

羗呼唐離水之西獒人野人獒讀如匍篇竿之川舟

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氏

鴈門之比鷹隼所驚須窺之國饕餮窮竒之地叔逆

之所僂耳之居多無君北方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

曰多無君也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不知禮義無長

幼之別如麋鹿禽獸也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賢豪者暴

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種類也聖人深

見此患也故為天下長慮慮計也莫如置天子也置立也

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阿猶私為也

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

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切奉長卑事尊疆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以此利之

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

所以時作也不得常施時盜作耳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

之過也諫止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義重於身豫讓欲殺趙

襄子欲為智伯殺趙襄子也已說在上篇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

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

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

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

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子子

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

是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

者無此失吾所為為之矣凡吾所為為此者所以明

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子國也敖公諡公

自以為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為敖公之所知而遠去居

於海也夏日則食菱芡菱芡也芡雞頭也冬日則食橡

栗橡皂斗也其狀似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

之難也其友曰子自以為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

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為不見知於敖公而舍之去今復往死其難是與見



知不見知無別異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而

弗往死是果知我也今不死其難是為使教也吾將死

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醜愧也唯明君能知忠臣耳

公弗及也死其難可以使後世所以激君人者之行

而厲人主之節也激發也所以發起君人之行厲高也人君務在知人知人則皆所以

厲人主之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察知也忠臣察則

君道固矣臣見知則盡忠以衛上故君道安固不危殆也

### 長利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

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為也為施也安雖長

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私利也自此觀之陳無宇之

可醜亦重矣陳無宇齊大夫陳須無之子栢子也醜謂其貪也與鮑文子俱伐欒高氏戰于

稷欒高氏敗又敗於莊國人追之又敗於鹿其與伯門欒施疆出奔陳鮑分其室是其貪祿也

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

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周公旦股肱周室輔翼成王而致太平戎夷齊之仁人也陳無宇雖身形與之同

然其行貪欲相去絕遠也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

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

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

於我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

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

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

作起也後世之亂自此始始首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

事盍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恊而擾遂不顧恊和悅也擾覆種也顧視也夫

為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

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為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止以

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

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

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

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小也殺衰也辛

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

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君獨不聞成

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

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言

德不恃險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

湯武也失之者若桀紂故曰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

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為鴻鵠

鳳凰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論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為賢者慮也其所求者

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而近也與一舉則有千里

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為聖德之君至其郊也愚庠

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亦如

燕爵為鴻鵠鳳凰慮何時能得既不得之戎夷違齊妄誹訾訾毀之故曰豈不悲哉痛傷之也

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門違去去齊至魯也後與弟子一

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

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惜愛子不

肖人也不足愛也愛亦惜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

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死安能與國士

之衣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之道其解

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

世則未之識識知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上加

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誘以戎夷

不義之義耳欲求弟子之衣以惜其死是不義也弟子拒之以不肖人惡能與國士之衣計不能兩生窮

乃解衣是不義之義也淮南記曰楚有賣其母者而謂其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不亦不義也

### 知分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君子死義不求苟生不義而弗為也故曰達

乎死生之分淮南記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弗為生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則當視

死如歸蓋義重於身也此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

亡弗能惑矣不為利存而遂苟生不為害亡而故晏

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崔子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晏子仰天曰盟

所以移忠於君利社稷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為王而

者是與故曰不變其義

不肯季子吳壽夢孫子也不肯為王去之孫叔敖三

為令尹而不喜叔敖遠賈伯盈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令尹楚卿也論

語云今尹子文不云叔敖皆有所達也達於高位疾顛厚味腊毒者也有所達則

物弗能惑感動也荆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還

反涉江涉度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魚滿二千斤為蛟

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

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

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已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入

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之

執圭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勇武而侯之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

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

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

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

龍焉憂懼也龍俛耳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生之

分利害之經也經道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

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嘆廢伏有盛盈岔息人亦

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遂通此皆天之容物理也

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念私邪傷神

性也俞然而以待耳俞安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

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羣公子之子故曰公孫氏公黨之不

與崔杼同者也故曰不祥也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

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及其盟也崔杼不說直兵造

曾勾兵鉤頸直矛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變則齊國

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已競也言晏子

曰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

凱第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莫莫葛藟

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福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

子惟之矣惟宜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

晏子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無良其僕之手曰安

之母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

厨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

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

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蹈義就死未必死也

不義以去死求生未必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為

之決而安處之處居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夏

啓鄒公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

英踐繩之節正直也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為

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晉之三卿

韓魏趙氏皆以豪英之才專制晉國三分之為諸侯

卒皆稱王故曰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萬人為英

百人以處於晉而迭一作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

四上之志處居居於晉數願得而聞之願聞踐繩之

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言不白圭曰願公子

之母讓也夏后啓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

能禁矣禁止也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

矣釋也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

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生重利輕言令必

何足以以所利命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死

害輕也義者雖死為之故曰不足以禁白圭無

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去凡使賢不肖異使賢以義使

也日異使不肖以賞罰言賞必生罰必死不肖使賢以

義賢者不畏義死不好不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

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為用矣盡可得使

召數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氣同則合合會聲比則應應知

故鼓宮而宮應鼓大宮鼓角而角動擊大角以龍致

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形行禍福

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

亂有必召寇召致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

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傳曰利義攻亂則服服則

攻者利得其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榮榮且利中

主猶且為之有况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劔卑辭

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為足足人攻以止治則為利者不

攻矣為利動者不來攻已為名者不伐矣為武移者不來伐已凡人之攻

伐也非為利則固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疆大則無

為攻矣無名實之國雖疆大則無為往兵所自來者

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浦岸也一日崖也舜

却苗民更易其俗苗民有苗也却猶止更改禹攻曹魏攻屈騫有

扈以行其教春秋傳曰啓伐有扈言三王以上固皆

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

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

起也文有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

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寶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

之聖人不能為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

大事之適得其時則無不成故功大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

觴之司城司空卿官宋武公名司空南家之牆犇於

前而不直犇猶出曲出西家之潦徑一作注其宮而不

止西家地高潦東流經士尹池問其故問不直牆不

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為鞞百也鞞履也作履之

也作車鞞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鞞以食三世矣

共食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

不食鞞不自售無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

徙也西家高吾宮廩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

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

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君主其相仁相子賢者能得民民得

歡仁者能用人人為之用也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為天下

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

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

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宋

在三大萬乘之間南有楚北有晉東有齊子罕之時

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相平公元公景公以

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仁節之為功大矣按

秋子罕殺宋昭公不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

見節儉等級也茅可覆屋蒿非柱趙簡子將襲衛使

史默往睹之睹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

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察今蘧

伯玉為相史鱣佐焉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

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眾也元者吉之始

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謂孔子子貢之客也

史鱣公于荆公叔發公于鞏曰衛趙簡子按兵而

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



言利卷三  
二  
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既有美名又有其實故曰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若如也

達鬱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

也比猶也血脈欲其通也通利也筋骨欲其固也固心志欲

其和也和調也精氣欲其行也精氣以行血脈榮衛三

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

也精氣鬱也鬱滯不通也故水鬱則為汚水淺不流曰汚樹鬱則

為蠹蠹蝨木中草鬱則為蕘蕘積穢也國亦有鬱生德不通

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

災叢至矣叢聚也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出生也故聖

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

厲王虐民國人皆謗謗怨也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

使衛巫監謗者召公周大夫召公奭也得則殺之國莫敢言

道路以目以目相視而不敢失言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

矣弭止也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障防民之口甚

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

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

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目不見曰矇師瞽師詩云

滕叟庶人傳語庶人無官者不得見近臣盡規規親

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斟酌取其善而行是以下無遺善皆善

達王上無過舉過失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為

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莒流放也莒河東永安是也

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為其

不陽也不陽者二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曰暮矣桓

公樂之而徵燭觴饗也徵求也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十其夜

君可以出矣出罷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

為樂將幾之請夜之以夜繼晝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

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及於憂壯而怠則失時怠老而

解則無名無善終之始臣乃今將為君勉之勉勵勵君使

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墮墮

也於樂樂酣今樂而益飭飭正行之壞也於貴貴則今

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為變以事其主此

桓公之所以霸也管仲不與桓公燭不留桓公於霸也列精

子高聽行乎齊潛王列精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

王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穎推之履特會朝雨祛步

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穎推之履弊履也祛步舉

其從者曰我侍者曰公姣且麗姣麗皆好醜如何也列精子高因

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臨井自照見不好

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阿媚也列精于高言侍者我為齊王所聽而敬謂我美麗不言惡故曰阿我也又况於所聽

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萬乘之主謂齊王從者且猶阿也而

云美且麗也人之阿齊王齊王實不良而言其良甚於已侍者之言也而無所鏡其殘

亡無日矣言齊王無所用自見其殘暴也亡無期日矣孰當可而鏡孰誰

其唯士乎獨士履禮蹈正不阿於俗而能鏡之也人皆知說鏡之明已

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明見人之首而人不推鏡破之而挖以玄錫摩以白旃是說

鏡之明已也士有明已者陳已之短欲令長之以鏡除其病而不德之反欲殺之是惡士之明已也

之明已也功細細小士之明已也功大正已之服而以匡君致治安定

社稷故功之大也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趙簡子曰厥

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家臣也傳曰季孫之愛我疾

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此之謂也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

所所處也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正質必使我醜醜惡

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愛惜而不愛君之過也明過

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

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土為四時五行之主多所戴愛

故能辱忍醜也謂簡子之色也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變此

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

也卒不居趙地居處有况乎在簡子之側哉側猶在左右也

行論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讐

以求存存一作全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

以快志為故故事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

志布衣之人行此志於國不能自容於鄉曲堯以天下讓舜讓猶予也魚為諸

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

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

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

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旌旗召之不來仿佯

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

之山也書云鮫乃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東極

子也不敢怨舜而還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

竅氣不通以中帝心得中猶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

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肉醬為醢肉熟

皆紂之諸侯也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今紂取之紂聽

妲己之譖曰以為不好故醢梅伯脯鬼侯以其脯燕

諸侯於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紂恐其畔欲殺文王

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

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

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文明之三章言文王小

得貳所以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

得衆福也

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  
 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使受命矣凡繇  
 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  
 為臣辭去也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  
 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昭王燕王  
子噲之子  
 先君謂子噲也松下地名也齊伐燕子噲與松下戰  
 為齊所獲故曰棄群臣也王苦傷之而奉事齊者蓋  
 力不足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  
 諾從凡繇請王止兵請王出令王曰然則若何凡繇  
 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  
 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

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  
 更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行還也齊王方大飲左右官  
 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使其使者進報使者報  
 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  
 實說燕主謂伏罪訖又復使說之以自因乃發小使  
 以反令燕王復舍小使微者也及此濟上之所以敗  
 此齊所以為燕軍所敗於濟上也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  
 不及虛弱也燕昭王使樂毅伐齊得七十餘城事未  
 破之悉反其城故曰田單率即墨市民擊騎劫軍盡  
 無田單幾不及免矣田單以即墨市民大破燕  
 墨城而立功田單以即墨市民大破燕

軍故曰而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

立功也詩逸舉之其此之謂乎詩也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累

重乃易毀也踣破也舉之高乃易破也以喻潛王驕亂甚乃易破也燕軍攻高亦易破使田單序其名也

其唯有道者乎危故曰其唯有道者乎也楚莊王

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莊王楚穆王商臣

無畏申周楚大夫也使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

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昭公宋成公王

來不假道欲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言往

楚會田於孟諸無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

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嘻怒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傳

履及於劍及諸門傳曰劍車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

郊邑外興師圍宋九月圍宋在魯宣宋人易子而食

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犧牲委服告病病曰

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一作矣宋公之

言也乃為却四十里而舍於盧門之闔盧門宋城所

以為成而歸也成凡事之本在人主之患人主之患

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令人臣死而不當親

帥士民以討其故討伐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

告而還師還反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

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服而舍之以義退也疆不

足以成此也傳曰疆而不義其弊必速唯義以濟故曰疆不足以成也

驕恣

七曰亡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自謂有過人之智故曰輕

物自驕則簡士簡傲也自智則專獨不咨忠臣輕物則無備

傳曰無備而官猶拾潘也此之謂也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士

盡規故壅塞無聞知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

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也晉厲公侈淫

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

曰必先殺三郤三郤錡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迫公

室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犇郤錡郤至子朝而陳

其尸於是厲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

樂書武子也中行偃荀偃荀伯遊獻子也幽囚也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

言厲公之惡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

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不當謂害賢近不肖自及死於匠麗氏是

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危魏

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

人矣武侯文侯之子也疾言於庭伐智自大也立有聞再三言言自多也李悝

趨進曰昔者楚莊曰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

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

仲虺有言不穀說之仲虺湯左相也曰諸侯之德能

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已者

亡擇取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故曰取無如已者亡今以不穀之不

肖也羣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今以不穀之名不肖羣臣

之謀又無如吾無能相匡以濟道故曰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

獨伐之其可乎霸王唯此之憂憂不得友而自存也而獨自務伐言不可武侯曰

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

受辭受當受辭受則原竭不受謀臣之言而自謀李

惺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今武侯益知君人之道

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

之三年而未能成宣王齊威王之子孟子所見群臣

莫敢諫王無春居問於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

而樂為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敢問荆國為有主

乎王曰為無主賢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荆

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賢臣今王為太室其大益

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

群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春居曰臣

請辟矣趨而出去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

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寡人不肖而

好為太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

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



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幾近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也趙簡子沈鸞微於河曰吾嘗好穀色矣而鸞微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微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微來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微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故若簡子者能後以理督責於其臣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

### 觀表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矣休止也地為大矣

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狼之屬也羽蟲鳳皇鴻鵠鶴

鷺之屬也裸蟲麒麟麋鹿牛羊之屬也蹄角裸見皆為裸蟲鱗蟲蛇鱗之屬也凡居於天地

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

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

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

見淵深難測測猶知也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

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表異一曰奇表無徵表而欲先

知堯舜與衆人同等聖人以微表為異也徵雖易表雖難聖人

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必翔而後集故不可以疾也衆人則無道至焉

徵無表以道以至先也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無表之道能過絕於人以

先知者則以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言非有神非為有神有幸

表故曰其數不得不然邠成子吳起近一作之矣邠成子為魯

聘於晉過衛邠成子魯大夫也邠敬子國之子邠青孫也適晉道經衛右宰穀臣

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右宰穀臣衛大夫也

以璧送邠成子顧反過而弗辭及還也自晉還過衛不辭右宰穀臣其僕曰邠

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甚厚也今侯濞過而

弗辭侯何也重過為濞過何為不辭右宰邠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

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

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

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甯喜衛大夫甯惠子殖之

共逐獻公出之惠子疾臨終謂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諸侯之策君入則掩君君能掩之則吾子也悼

子許諾魯襄二十六年殺衛侯剽而納獻公故曰甯喜之難作也還車而臨三舉而

歸臨哭也右宰息如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

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返還孔子聞之曰夫

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邠成子之謂乎邠成

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

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吳起衛人仕於王魏侯為治西河

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  
 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  
 志視舍天下若舍屣屣弊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  
 雪泣而應之雪拭也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畢畢  
 能盡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可以立王政也今君聽讒人  
 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言西河畔魏  
 魏國從此削矣削弱也吳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  
 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  
 目衛忌相髦許鄙相脗脗後窳也脗子投伐褐相胷  
 讀如窮穹之穹

脅管青相臄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贅君相後凡  
 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以見  
 馬之一徵也徵驗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  
 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  
 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  
 綠圖幡薄從此生矣幡亦薄也銀作鐵  
 物言薄今薄也



呂氏春秋第二十卷終



